

人生讲义

人与自然

## 笑点低的人

◆ 陈鲁民

教研室新分来一个姓范的年轻老师,特别爱笑,笑点很低,在我看来毫无可笑之处的事,他却能笑得前仰后合。一开始,几个老教授都觉得他很幼稚、浅薄。可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小范的影响下,过去气氛沉闷的教研室,变得有些生气了。一向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老教授们,脸上也开始有笑模样了,开会时也不再是一潭死水了,时不时也会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小范哪天因事没来,老教授们还会惦记他:小范干吗去了?

我教的一个商业英语班,有一个姓国的女生非常爱笑,什么时候见她,都是一脸笑意,或莞尔一笑,或开怀大笑。而且她还爱坐在前排,我一上课就能看到她的笑脸,不是埋头记笔记,就是时不时露出会心一笑,让我想到佛国的大弟子迦叶的拈花一笑。面对这样的学生,不好好上课就对不起他们。这就让我讲课特别卖力,用尽浑身解数,施展平生所学,因而教学效果奇怪,受到学生和领导的好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一般来说,笑点低的人,对高兴愉快的事特别敏感,当别人还没有任何感觉时,他们的笑神经就迅速捕捉到了可爱的元素,并紧紧抓住,竭力放大,不仅自己高兴,还带动了周边的人。这样的人也叫开心果,一个单位里若有这么一两个开心果,就会笑声不断,春意盎然。所以,我喜欢笑点低的人,愿意与他们为伍。

说到笑点低,我想到晋朝有名的文人陆云,与其哥哥陆机并称为“二陆”,他不仅文章受当时人的欢迎,而且因为笑点低,情商高,人缘也不错,以至于后世把笑点低的人谓之“陆云癖”。不过他也有笑出麻烦的时候,一次,他穿着麻衣坐在船上,看见水中自己的影子觉得很好笑,一不小心掉进河里,很是狼狈。后世诗人李商隐就很欣赏他的“笑而不能自禁”,写诗赞云:“谁谓土龙多笑疾,美髯终类晋司空”,称赞陆云的“笑疾”是一种洒脱随性的表现。

笑点低的人,满面春风,一脸喜色,做领导凝聚力强,当大哥亲和力足,干事创业感召力会爆棚。著名科学家邓稼先当九院院长时,没有一点架子,也不讲派头,见谁都很和蔼,总是笑容可掬,和下属关系很融洽。他常自己掏钱给大家改善伙食,请看戏,一起嬉闹打牌,玩得很愉快。干活时,他身先士卒,加班加点,大家也都十分配合,一呼百应,效率很高,创造了很多奇迹,他这叫人魅力。

笑点低的人,抵御灾难,忍受挫折的韧性更强。苏东坡就是个笑点低的人,他这一辈子,沉浮不定,祸多福少,几次贬谪,屡遭重挫,就是靠乐观主义的笑声,帮他一次次渡过难关,苏轼有言:“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一日一笑,此生快哉!”

真正笑点低的人,人生得意时会笑,笑得山花烂漫;生活平淡时会笑,笑得从容自在;倒霉低谷时还会笑,笑得苦中作乐。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们的笑容。火烧赤壁后,逃难华容道上,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曹操仍能放声大笑,无愧一代豪杰,东山再起也就是个时间问题。果然,三国大战,曹操笑到了最后。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不要成本,无需场场,张口就来,咧嘴就是,暖如冬日,爽如春风,是世界上最物美价廉的东西。有的人非常吝啬笑容,整天沉着脸,他的生活一定很郁闷,生活在他周边的人也很倒霉。有的人笑点很低,整天快乐,喜眉笑眼,张嘴就乐,遇人便笑,连他周围的空气都是温馨的,与这种人打交道,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就是“如沐春风”。因而,我喜欢笑点低的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诗路放歌

### 齐岳山的风

◆ 贺红江

我忌怞风 那种 终年呼啸不绝的狂风 却期待在齐岳山巅 以风为名 纳你为媒	七沟八壑 每阵风都有它的来历 相拥越久就越会发现 风的尽头 就是原乡的落脚地 我们迎风而来举手为誓 在山巅共吟 余光中先生的《乡愁》 风将礁石肠化为绕指柔 带着一乡音 漂洋过海
---	--

北大荒开发初期,任务是开垦荒地。建设农场的时候,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来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亩,都会溅起泥水,人很快变成了泥猴。没有伙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指小湖、池塘)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很多时候,工作的地方四处是水,中午吃饭蹲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边走边吃。劳动归来,人人脸上和脖子上都被蚊虫叮咬得布满肿包,奇痒难耐。

他们常年吃的,主食全是清一色的高粱米、高粱面窝窝头。大白菜是最主要的蔬菜,偶尔也会吃点土豆,水煮黄豆则是很好的副食。吃肉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年中几乎吃不到一次。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大米饭或者饺子,而所谓饺子,因为缺面少馅多半还是片汤。

新中国建立后,北大荒被纳入国家战略,与新中国同步奋斗成长。国家对北大荒进行了有组织的开发,先后由14万转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组成的垦荒大军,别羊城、离巴蜀、辞

清晨健身,空气中充盈着淡淡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只见两排新植的国槐,枝叶繁盛,树冠如盖,树下落英缤纷。远看,黄澄澄的没有尽头,似雪非雪;近看,一朵朵一片片连绵不断,煞是好看。那场景,如轻雨过后纸洒出的碎金斑痕,有中国文人画的淡泊。

国槐,也称黑槐,是中国乡土树种,种植历史悠久。“汉家宫殿萌长槐,嫩色葱葱染染埃”“青槐夹驰道,官馆何玲珑”……中国北方古都,都少不了国槐。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曾为北宋国都,宋韵浓郁,国槐是市树,自然有不解之缘。“驰担披襟岸幘斜,庭阴雅称酌流霞。三槐只许三公面,作记名堂有几家。”当年,王祐为宋朝兵部侍郎,在自家庭院种了三棵槐树,将此庭院称为“三槐堂”,写下了姓氏家族繁衍的佳话。

“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每当夏日,青槐叠翠,生机盎然,花满枝头,瑞雾香风。国槐苍劲盘虬的枝干,蓬松如盖,古朴厚重;精致的羽状复叶,在阳光的晕染下,显出绿的不同层次,墨绿、嫩绿、翠绿、粉绿,有清凉的质感,不知为多少人遮天蔽日。司马光是爱槐之人,在闲来幽居读书的小院也种上槐树,才有“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之感。进入七月,簇簇白黄相嵌的槐米,层层叠叠,大大方方,在枝叶之上闪烁,随风跳动,味道不显。“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阳光见浓,暑热加重,一嘟噜一嘟噜的花骨朵,尽情绽放,晕染着淡淡的浅绿,花香清淡,花形似蝶。只是,这样的光景并不长久。微风拂过,花儿纷纷飘落,飘飘洒洒,宛如槐花雨,呈现出古城深巷的幽静,应了骆宾王的诗意:“兰径薰幽珮,槐庭落暗金。”

我想用手机拍出它的宏大气象,却发现是徒劳的。那花粒太碎,碎米样的,怎么放大,也显示不出磅礴之气,如扶不起的阿斗。虽然此时没有风吹来,但因了连日的雨,空气里有丝丝凉意。那花,还在不停地落,细细碎碎,有婉约派的风格。

曾经设想,若没人及时打扫,任它自由地落,到了明日清晨,花粒一定会重重叠叠,深深地遮住地面,呈现别一番景象。这样的景象,在景区或者乡村,可能会存在。但在这建成区,虽然是城乡接合部,落花花径是难以看到的。

国槐落花的情景,在一二十天前,就已经看到过。那天清晨,也看到这样两排今年新植的国槐,树上花枝多而密,虽然花瓣小,一团团集结起来,就有了别样的意蕴。树下落英缤纷,密密匝匝,薄薄的,细细碎碎,金灿灿的一片。一位年迈的女环卫工在用力打扫。槐花仍在不停地落,那个头发花白的女环卫工,头上、肩膀上、衣襟上,都有细碎的花粒。过不了一会儿,

荐书架

### 《伏锦传》:再现三国名将孙策与周瑜的壮阔人生

◆ 欧阳婧怡

近日,知名网络作家满碧乔的最新长篇小说《伏锦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出版。该作品辟蹊径,避开了在三国历史中曝光率较高的人物和故事,从东吴创立的全新视角切入,以三国名将孙策和周瑜的早年奋斗历程为背景,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别样三国历史篇章。同时,作者还选取了在民间极具人气和创作空间的情侣组合——孙策与太乔、周瑜与小乔,讲述了两对恋人的动人爱情故事,让整部作品既有激情热血,又不失温情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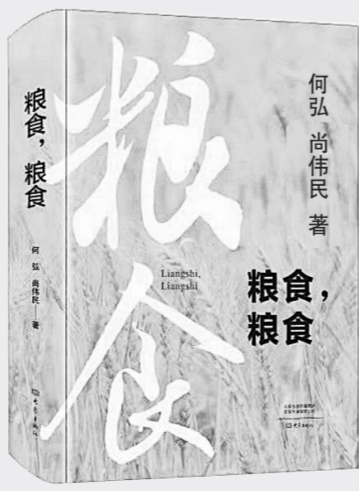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混战。连破董卓与黄巾军的大将孙坚不明不白死于战乱,身上留有奇异字符。五年后,其子孙策为替父报仇,单枪匹马出江东,欲向袁术讨回父亲旧部。孙策找到少时好友周瑜,邀其一同踏入征程,恰好听闻有山贼打劫良家。两人在剿匪途中邂逅了袁术帐下将军乔蓁二女大乔与小乔,最终决定四人同行前往寿春寻袁术。少年英雄、乱世佳人,自此,一段充满刀光剑影又饱含儿女情长的别样三国故事徐徐展开……

众所周知,大家最为熟悉的三国故事即《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以蜀汉

为主角的历史演义,其中曹操是反派,孙吴是配角。著名学者易中天曾说:“创作三国戏,必须与《三国演义》彻底决裂,才有出路和前途。”《伏锦传》正是脱离了《三国演义》的传统叙事,从历史的配角孙策一线出发,展现了孙策和周瑜创立东吴基业的艰难历程,为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除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之外,作者更将热血情义、理想信念等积极向上的主题植入历史故事之中,以相对轻快的风格,实现对古典文学中的年轻化再创造。作品中不但刻画了孙策和周瑜相知相惜的真挚友情,更通过一次次艰难脱险和一场场战争历练完成了两位主人公从热血少年到有国家担当的英雄式人物的成长转变。生命或许是一场不可逆转的败退,但总有人选择为梦想、为信念向死而生!有读者评价《伏锦传》:“虽然写的是古代的故事,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激励作用,传递了正能量,教会我们奋斗。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很丰满,又饱含家国情怀。或许在里面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对于生活,对于人生都会有所启发。”

## 连载



何弘尚伟民著  
粮人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阳对地球是公平的,那一片地是粮仓,这一片地是空白,我们就是要填写这个空白处!要向地球证明,别人做到的,我们共产党人照样能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1957年至1966年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新高潮。这10年间,北大荒农垦事

◆ 任崇喜

她就像在下雪天抖雪一样,把槐花粒抖落在地上。她扫过的地方,有斑驳光影似的花粒,地面又被铺成浅黄。

为什么要扫,留下作为一景不好吗?没等我说完,她说,槐花落得特别快,每天早上起来就铺了一层,就算刚刚清理完,一阵风吹来,满地都是。特别是雨后,若不及时打扫,极难清理。

说着,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扫帚,仍在一下一下挥舞着扫帚,不断重复着弯腰、直起的动作。这个雨后的清晨,槐花诱人的馨香,仿佛与她无关。那些花粒,听话地被扫帚召唤,集结在一起,不远处就有一小堆,让人仿佛看到了冬日的雪。

这个夏天,先是气温一路攀升,让人体验了酷夏之苦。接着,风雨不定,三五天总要来上一场,雷暴闪电频频光顾,气温降了下来,有了初秋的凉意。但不知怎的,我和国槐,在这座小城,都待了这么些年。以前的夏天,怎么仿佛没有发现,花惊艳开得如此绵密,落花也如此触目惊心呢?

槐花选择在这个季节落下来,是在迎接另一个季节吗?

忽然想起在《故都的秋》里,郁达夫说槐花是秋来的点缀,“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槐花落尽柳阴轻,萧索凉天楚客情”“常恐

知味

## 奶豆腐

◆ 肖若洋

多年前自驾西藏,看见藏民穿着民族服装,站在国道旁向我们招手。一个女人,手臂上挂着一串东西,还有个晒得黑黑的孩子在怀里。

“朋友,要不要奶豆腐?”她把臂上挂的那几串东西举起来,我才得以看清,奶白色、方的,和豆腐块一样,麻绳串着,一个绳子上估计有十来个。我第一次见识这种叫“奶豆腐”的奶制品。藏区坚持旅游就要看遍当地的风土人情,尝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十元一元,便买了两串。女人递过奶豆腐正准备走,又突然停了一下,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有没有苹果。

“苹果?”  
“对,苹果。”她咧嘴一笑,指了指孩子,“给孩子吃。”那孩子有些胆怯,指头正放在嘴里吮吮,面色饥黄,趴在妈妈怀里,歪着头偷量我们的长度。很可惜,经过一段漫长的长途跋涉,从内地带来的水果早就扫光。我歉意地对她摇了摇头,她的眉头挤出一丝失望。牧民生活多与肉、奶为伴,水果蔬菜却是极度匮乏。想吃一个苹果,如此简单的愿望,特定情境下,却成了无法给予的遗憾。

奶酪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又称为奶豆腐,藏区女人卖给我们的奶豆腐实际就是牧民自制的奶酪。味道一般,除了奶,什么多余的料都没放,也没有其他奶酪那种香味。吃了两块收起。等到自驾快结束时,又想起这两串奶豆腐,翻出一看,却早已发霉变质,甚是惋惜。

奶酪在西方很盛行,披萨

那都城杆动,秋风吹尽古槐花”“深秋街巷槐花雨,夜静厅堂苇箔风”……古人看到落槐花的场景,多有凄然萧瑟之意。“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白居易笔下的槐花,味道是苦的。“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酬酢。萧寺怜君,别绪应萧索。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朋友不在身边,纳兰性德独自在西风里啜酒,槐花自然和酒一样苦。

“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槐字和魁字近似。古人认为国槐有灵气,在其树下读书,会鱼跃龙门。自唐代开始,常以槐代科考,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门前有槐,升官发财”“蓬山高价传新韵,槐市芳年记盛名”,在古代,不论是官宦门第,还是普通人家,学子科举中第高登魁首,就是另一段人生的开端。“紫陌夜深槐露滴,碧空云尽火星流。”多少学子的人生故事,就藏在国槐的根枝干叶间。

看到落花,也有人欣喜。贾平凹在游青城后山时,“在一棵树下,让片光罩着,有细雨就下起来,雨并未湿衣,却身上脚下一层褐色的颗粒,捡起来,竟然是米粒大的花蕾”“就站住不动,让花雨淋着”。这般优雅,深得“花开花落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的意趣。

上要摊一大堆奶酪,汉堡要加好几层奶酪,瑞士甚至还有奶酪火锅!锅底是融化了的奶酪,用面包、水果蔬菜等做涮菜。他们吃得有滋有味,而于吃惯了川菜的人来说,若是让我吃吃麦当劳的奶酪汉堡还可以接受,但要把奶酪当饭来吃,却是无法消受。几年前去欧洲,倒是见识了许多品类的奶酪。有种僧侣头奶酪,一大块圆圆的奶酪柱,用一个刮板从圆心向外刮,最后出来一堆奶酪花,有些像转着削的苹果皮。这种奶酪搭配面包片或当配菜都挺不错。粗尝了一下,口感细腻,味道却没什么特别,唯独此种工艺与高达上百元的价格令我记忆犹深。

奶酪价格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平均十斤牛奶才可酿成一斤奶酪,原料的昂贵与不同奶酪品种制作工艺的繁杂,也就造成了价格的水涨船高。前年,在京东买了一块四斤的车达奶酪,吃几顿就腻到不行,至今还有一大半存在冰箱。

梁实秋先生曾提过老北京的酪。与奶酪不同,酪是凝冻了的牛奶。老北京的夏天,常常有小孩架着一大堆碗装的酪,伴着知了声走街串巷地叫卖。“吱吱吱……酪来!吱吱吱……酪来!”小孩不在乎知了的吵闹,倒是把知了从树上气上来了几只。擦擦汗,要上一碗酪,价格不贵,冰凉凉的酪下肚却是无比舒心。酪里还有瓜子仁葡萄干之属,清爽之外又添了几分嚼头。不论是公子哥儿还是老百姓,偷闲时候都会吃上一两碗。

豆腐和豆浆是中国非常朴素的两种食物,其他与黄豆有关的豆制品,还有豆芽、干张、二薄、豆筋(也叫豆腐),腐竹、豆腐乳,乃至豆腐渣、臭豆腐,不一而足。

听过一个故事,一艘去国外的船遇到了风浪,粮食只剩下运输的黄豆了。正当一群老外愁眉苦脸时,中国大厨却让他们放心,然后九九八十一天每天都用黄豆做不同的菜来吃,最后到了目的地,平均每个人胖了三斤。虽然是个故事,但却侧面反映出中国对黄豆的钻研有多深。